

初夏的上午，早已經是艷陽高照，陽光火熱，行人和街道都被晒得昏沉。抬頭，忽見一隻飛鳥展翅飛向天頂那顆白燦燦的大日頭，慢慢變成一丁點小黑影，慢慢不見了。來到行天宮的十字路口，因為隻身行動感到緊張和興奮。四周車流繁忙而吵雜，路口兩頭小攤販林立，騎樓下叫賣香花的老婆婆沉微的呼吸著人情，重覆相同的話，對著來來往往的善男信女說：「這嗎抹凍擱拿香拜拜啦！拜香花卡有誠意啦！」有人買有人匆匆繞過。

另一邊，身著某公益單位背心的志工，在露天下引領著身障者義賣手工餅乾，傘下的行人加快腳步有點窘促地把同情心帶走，一波又一波的人群迎面走過，依然乏人問津，看在眼裡煞是心疼。

坐在電動輪椅上，顯得自己變好小，看到的高度也變低。輪椅繼續向前行，迎頭是一位高齡的殘疾者，身旁放一個供路人捐錢的碗鉢和一雙拐杖，卑躬屈膝乞討著，乾乾的眼神，救憐的表情，非常卑微。

最怕遇到這樣的場景，莫名的憂傷頓時湧上心頭，內心隱隱作痛，百感交集。深深吸一口氣，始終沒有勇氣上前去投幣，甚至不敢再看人家第二眼。波濤洶湧的一顆心感到無比煎熬，思緒起伏盤桓之際，回憶敞開，返回童年時期那一段辛酸的歲月，總會想起更早更早的那一幕，還有我的阿嬤，心靈深處仍是那一陣陣恍如昨日般的疼痛。

幼年，行天宮還在舊址林森北路上，阿嬤經常揹著我去燒香拜拜，祈求恩主公保佑我雙腳有力，可以早日站起來走路。那時的印象，行乞者非常多，外型都是老弱殘疾。有一次，一位獨臂的男子緩步走到我們面前，當他單手端起那散落些許錢幣的便當盒向阿嬤乞討時，看見我的模樣，似驚似羞似窘的惶惑，彷彿是那種想著清楚現實卻又找不到藏身之處的茫然窘態。

阿嬤迅速投下一枚硬幣，他的臉上瞬間浮起一種奇異的神色，努力而尷尬地擠出一抹笑容來向我們道謝。就是那份努力的笑容，竟在我小小的心靈深深留痕，那年，我才九歲。接續的日子裡，那個表情一直時不時的閃爍在腦海中，很容易投射到自己身上，暗自悲泣。阿嬤也有相同的憂慮和擔心，她常對我說：「你祿走，擱攏嚙讀冊，將來會按怎？親像我不識字，青瞑牛是一世人摸無路，賺無錢，那想到你，就歸暝暝祿去。」

六零年代台灣普遍貧窮，爸爸媽媽撐起一家七口子過日子，每天早出晚歸。阿嬤雙肩扛起所有的家務工作，照顧我的日常生活外，還要接附近人家的衣服回來洗，和裁縫店的手工回家做，一天到晚忙個不停。阿嬤不識字，身受其苦，看

我失學在家，莫不操心。她也曾想顧三輪車送我去上學，但經濟條件不許可。

我好想好想讀書識字，可以看得懂很多故事書，可以從書中吸收豐富寶貴的知識，阿嬤揸我出門時，可以幫忙看路牌，看東西的標示，不用沒走幾步路，就要說：「請借問，這……。」我求知若渴，早晨，看著哥哥姐姐揸著書包，穿著制服高高興興出家門，好生羨慕。而我整日只能匍伏在床上，或呆呆坐在靠窗邊的長椅上，兩條腿壓根動彈不得，左手稍稍能動一下下，卻總是力不從心，唯有右手有正常的功能，任憑費盡所有的力氣，也站不起來。

在那段抱殘守缺的寂寞歲月裡，渾渾噩噩地一天撐過一天，眼睛不自覺地老盯著牆上的時鐘呆望，覺得活著只是在磨蹭光陰的流逝罷了。我清楚地感覺到內心的淒楚、無助、與惶恐，還有一種超乎年齡的憂愁與自卑感。每日凝望冉冉上升的太陽，又在晚風中送走夕陽，深沉的陰影，像烏雲一般覆蓋著我的心情。弄不清楚未來，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？或該做些什麼？整天無所事事，只是陷於盲目的焦慮中，以為哀怨彈淚將是自己終其一生的寫照。

艱辛的殘疾生命成長中，從未對我放棄未來希望，積極找對我有益處方法的人，反而是我那年邁且從未念過一天書的阿嬤，她教導我，有讀冊就有機會出頭天。他找來一種穿球鞋袋的家庭代工，要我跟全家人一起做，等存夠錢就可以去開刀矯正畸形的雙腿，自己站起來走出去去上學。我很認真努力拼命地做，做一百個一塊錢，每天不厭其煩地做，一定要做足一千個才肯休息。從那一張張發亮的塑膠球鞋袋上，彷彿看見一道道希望的曙光。

爸爸送我南下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前夕，阿嬤要姐姐在我的行李裡備妥一疊寫好姓名、地址，貼上郵票的信封，和兩本信紙。她交代我說：「厝內散赤，看有法度一個月去看你一擺，你那愛吃什麼，就用畫的，寄返來，再買乎你。」

一個十二歲行動不便的小孩，為了醫病，長途跋涉來到一所專門收留不同病症的殘疾兒童的地方，驚見眼前要生活在一起的人竟都是一群爬蟲類的小孩，還有精神狀況出現異常的病童，他們不會講話，隨地大小便，還吃自己的排泄物，啃病床的木頭，吃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完全失控，目睹那樣的情景，只有一個慘字可以形容，何以人間有這樣不幸的人呀！我天天都好想哭，卻又不敢哭，只有夜裡偷偷躲在被子裡默默垂淚。這地方不是我自己主動且願意來的嗎？！恐懼、壓力、委屈、心酸只有往肚子裡吞。

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的獨自面對陌生的環境、陌生的人，想家，也想念家中的每一個人，拿起從家裡帶來的紙筆，一個字也不會寫。每天就是想哭，心有千頭

萬緒，千言萬語，欲言無能，更加體會「青暝牛」的深切痛苦。我從未畫過任何食物圖畫寄回家，最想畫的是我親愛的家人。

倘若我曾念書習字，手能寫，就不必由護士阿姨代寫代讀，不敢說出真正想說的話。壓抑恐懼的情緒，苦苦纏鬥交戰，不可遏抑的陰影一直盤據在心中那不被陽光照拂的角落，滿腹心緒無處釋放，逕自發愣的時間越來越多，失神的時間越來越長，瑟縮著，日子過著苦悶閉塞。書寫是最好的傳達，渴望識字的念頭更加強烈，只期盼會看會寫就好了。

接著是開刀手術，院方是不給家屬照顧的。記得那是酷熱的七月天，從腳底到胸口裹著厚重石膏，全身硬梆梆的不能翻身或起臥，腳踝、膝蓋、腰間共有五處開刀傷口。我忍著極端疼痛的身體，捱過六個月漫長的醫療時間，舉目無親，孤寂、脆弱、無助，無言的痛楚包圍著我，躺在病床上任由眼淚盡情宣洩。

幸好我的病床位置晚上還有機會看到月亮。身在異鄉看見月亮，明亮溫暖，有一股說不出的寬慰，好似母性的慈憫，沉靜的安撫我，給我繼續前進的一個信念，和一種即使受苦也無須自棄的力量。想著明月的兩端，一端是阿嬤的倚閭盼望，一端是我努力撐下去即有成長的無窮希望，咬緊牙勇敢衝過難關，度過黎明前的黑暗過渡期。

歷經兩年的醫治復健，終於，我可以穿上支架鐵鞋，拄著兩支拐杖，自己緩緩走路去上學。雖然已經是年滿十五歲的超齡學生，依然不失初心與純真。忘不了第一次上課，第一次摸到課本，那無比雀躍、快樂、滿足的心情。好喜歡念書，尤其對文字產生特別濃厚的興趣，學習之門慢慢推開，上學認識文字，是我一生最惜愛的一件事。文字是一切的基础，求學的願景希望，就如同一朵見著光源的向日葵，生命活了起來。

過去跟一般人不一樣的生活經驗，感受很深，一股想說的慾望，正好可以與文字相結合，書寫胸臆成了自我尋覓及訴說生命的歷程，打開更多的內在自己，每天勤寫日記閱讀文物。我寫的日記常得到老師的稱讚和肯定，作文簿更是同學們傳閱的對象。多方的鼓勵，信心增強不少，進而寫作投稿，內心的感動喜悅無法言喻。

因為寫作，使我的生活變得豐富而有意義，雖然身體一直飽受殘疾病痛的折磨，心卻是無限寬廣自由的。透過文字本身的富饒美好，閱讀的吸收，得以跨出自身的侷限與不足，任思想徜徉，神遊萬里，覺得渺小卻又豐沛，投入書中世界，吸取文學的芬芳，為心靈開啟另一道窗。感謝偉大的文學作品，啟發我殘疾生命

獲得救贖，學會把不便的生活過的甘之如飴。

炙熱的太陽像要烤焦似一般強烈照著大地，街上洋溢著白光。當往事一頁一頁翻開，心也一步一步跨越。自從有了電動輪椅以後，彷彿重新有了雙腿走路，拜大臺北無障礙之便利，可以來去自如，靠自己的力量，一個人走到行天宮禮拜謝恩。阿嬤晚年曾語重心長的對我說：「厝內的人對你親像是一支紙雨傘，會凍擋日頭，袂凍避風雨，萬事就靠家己。」感謝阿嬤細密的接縫我的殘缺不足，堅持要我讀書的意義，她說有讀冊，就有機會改變命運，她的每一句話，卻讓我受用一輩子。

守住這深情的期許，不敢怠忽，克難自勵，處在劣勢越要勇敢。人有無限可能，命運可以創造，夢想可以追求，憂患的利鋤才能耕耘得出豐碩的花果。凝視幽暗的童年，陰影在眼前化了開來，模糊中，似乎有阿嬤的笑靨在晃蕩。